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

庚五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苟富而驕

傳曰坐井觀天而小物逸居無教以自甘馬前呈吳御之能龍斷奮螳螂之臂擊其臺

閣上區區求捧硯之名蔡水河邊我我蠟

軟盤之醜此皆苟富者之所以為驕者也

爾自為驕誰美爾為驕哉惜其莫悟我今

苟富而驕則異日便當有苟富而驕之罪

太上明以示戒豈不然而乎不聞老子所謂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之說乎孔子曰齊景

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大

抵苟富者如是而已道充者未易測量昔

范文正公未遇時與劉先生讀書于長白

山日煮二升粟未俟其凝割為四塊旦暮

各食其二其後皆至參政韓億李若谷少

嘗同途赴試共有一被一簞每出入則互

為僕從其後亦皆參政朱昂拾桐子而讀

書孔延之斫松明而讀書其後皆為侍從

傳曰佛言我有二白法能救一切眾生何

李行簡家貧乏紙點木葉而學書李虛舟家貧無書動輒假本於人其後皆至待制杜衍少極貧常往來於孟洛間備書自給其後官至樞密王隨少極貧常通人飯雖被執到官其後官至參政然則道充者與

苟富者豈不萬萬遠乎又如石徂徠為舉子時讀書于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窮因

因宴客餉以盤殮却而不受曰今日固好

明日如何橫浦幼年處學正當苦寒衣衾

不備鄉里富人有以襲衣為送者亦却不

受曰志處貧困正是做工夫時節若不痛

自節抑則貪欲心生廉恥喪矣工夫安在

若數君者所守如此爾苟富者可得驕乎

贊曰

財以苟得 背義傷仁 經營莫夜

白日驕人 穿窬撈揚 華軒綉茵

夸示陶富 笑譏憲貧 成敗飄忽

西風更塵

苟免無耻

傳曰佛言我有二白法能救一切眾生何

名二白一曰慚二曰愧慚者不自作罪愧

者不教他作慚者內自羞耻愧者發露向

人慚者羞人愧者羞天無慚愧者名為畜

生此涅槃經之說也又言慚耻之照於諸

莊嚴最為第一慚如鐵鈎能制非法若離

慚耻則失功德心若慚愧怨罪兩空此遺

教經之說也而吾夫子亦曰行已有耻禮

經亦曰臨難毋苟免今也苟免而又復無耻為何等人乎大抵耻之於人不可須臾離也苟無其耻則無耻之耻無不為矣豈復更問昔僧願成好符錄善禁呪王露切乎夜帝願成一咒即止露大敬之薦于章申公子厚時子厚察訪荆湖南北二路有意經略漢洞或言蠻人多行南法畏符錄子厚至辰州即令願成同張裕李資明夷中等先入江南受降願成等至洞乃敢運欲不檢大至穢亂蠻婦首元猛不勝其憤盡將裕等劊散于柱次至願成願成搏頰求哀猛素事佛貸而不殺遂得清脫既歸猶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自稱廉訪

大師乘大馬擁撻劍以自隨畧無愧色是有耻乎平日誦經所謂二白鐵鈎之說果安在手樊太博立與致政屯田王摺里閉業交俱老于鄉一日王摺作六快活詩以議時政憲潛捕立以脅摺立義簿無守悉以摺平日游從之事責之以求苟免由是摺坐謫謫則籍遠竄立獨以告發免罪尋復加秩其語詞中有為爾交者不亦難乎之句當時清議從可見也立猶昂然拜命略無三禡之羞是有愧乎平日讀書行己有耻之說果安在手

贊曰

苟免偷活 無耻求容 為子不孝
為臣不忠 漢隕張禹 晉隳賈充
始患得失 終蹈姦凶 何以懲之

伯夷之風

認恩推過

傳曰太上曰教人修心即修道也教人修道即修心也大抵即心是道未言修道先富治心是以前輩治心將躁則安之將邪

則正之將求則捨而抑之將濁則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而物異乎外神鑑乎中自然心地坦然一道平正認恩推過之念固亦無自而起昔王文正為相萊公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何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憾其言已而制出除準為武勝軍節度使同門下平章事準入對泣謝曰非陛下知臣安得有此上曰此王旦薦也準始愧服以為弗及李文正為相士夫有以差遣為請者公察其可用則必正色却之既而擢用絕口未嘗與言子弟曰曷不使之知乎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使之知即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恩欲歸已怨使誰當若二公者肯認恩乎魏仁濟事周為相世宗性褊急峻於刑戮內職近臣有忤旨者仁濟必歸罪於已以營救之所活者十常七八曹武惠初與王金斌同伐蜀全斌殺降卒三千餘人武惠諫不聽及歸上大怒必欲鞠勘武惠乃自誣伏全斌由是獲免及武惠垂受命

伐江南上面戒曰此番無得如在西川時妄亂殺人武惠始以實對且曰初所以堅自伏者不欲使全斌獨得罪也由是帝益重之若二公者肯推過乎當知認恩推過之人特其不能治心不免旋踵及禍安得以太上修道即修心之說而告之哉

贊曰

欲人之悅 恩不我有 懼人之謗
過必我受 認恩推過 怨怒之數
已掠其名 誰執其咎 永炭置腸

扁鵲驚走

嫁禍賣惡

傳曰太上曰生我者神殺我者心今也嫁禍於人而禍遂自及賣惡於人而惡竟自歸非自殺乎昔姚弋慶曆間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雲倉盤量上供米麥收受監專等金銀財物虛擡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回申上司虎但見姓書名初不知之及事敗送壽州根勘致不欲獨受職名乃將元受金托一隻銀托玉隻

漆為漆托副以他物遺親信送與王虎度虎不受先教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書偶清壞請暫留信菴俟歸別取書來虎不疑留之未幾上司忽有文字備生壽州勘院公文追攝王虎起獄照對姚致受贓公事虎至此始悟為致所賣悔已無及遁到獄致乃厚誣王虎以為實同受贓尋於王虎家抽到元受托子集行人驗視果皆良金虎語塞不能對俄至氣結而卒致因百計厚賂推勘蓋將所坐坐之致遂得脫後數年通判潞州一日出遊淮上而王虎遊龜亦遊隔岸遂得執致不復放捨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與人歐擊甚至口鼻流血既復蘇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醫王法錄皆不能治時錢延年知潞州陳冕為運使因為聞秦朝廷乞暫差道錄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為聞秦真武真君初載秦牘則致已從卧榻趨出俯伏於真武案前細自陳白當初實是致起心受贓非干王虎之事致迫事發又不合嫁禍於虎至

令虎冤死敢望慈悲特賜原赦時錢延年命吏從傍錄其語俟醒示之致大慚即日致仕未幾遂死郭黃中知雲安軍十里外有西霞官公一日詣官燒香夢主官之神告曰公惠顧此邦邦人受賜多矣然事有隱匿不敢不告明日當有解屠牛者至九人之外公宜察之庶幾罪不枉及詰旦巡檢司果縛九人解來有一兵自稱捕獲欲請功賞蓋牛乃兵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以希賞也公一詰遂伏嗚呼一則已塵真君聖聽一則先為主官所知然則嫁禍實惡是可為乎天誅陰譴豈遂已乎

贊曰
禍福自己 善惡由心 謹其在我
外患莫侵 嗟彼姦慝 城府險深
陷穽是設 干戈相尋 潛雖伏矣
上帝汝臨
沽實虛譽
傳曰南嶽夫人曰人隨俗習要求華名譽如燒香眾人皆聞不知熏以自燔燔盡則

氣滅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晒而遠之希夷真人戒种放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之所深忌天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然則名之於人豈不重乎有其實者尚爾不可况沽買乎昔盛俊民參政度之子也少以逸才自負舉進士殊等聲名益振人莫敢為之先及庭試王拱辰居第一俊民大不平之他日夢遊陰府謁主者請問所以坎墮之由主者曰公乃隋越國公楊素後身已更數世矣率貧不自振因說在隋時事受報自當如此此生亦終坎墮福業雖異才不易也俊民間之大沮後果無成而卒嗚呼以昔日之揚素而為今日之俊民固已自天而墜矣然不失男身是猶愈於受女身者李庶為尚書以清辯知名徐陵一見大加敬嘆自謂弗及庶亦頗以自負初未得子遽卒其妻元氏改適趙起一夕夢庶哭曰我明日當生於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劉家為女彼家極貧且多女必不見養萬一又死那知更入

何處幸念夫妻舊恩急來乞取我去元氏不答庶曰卿意似憚趙君吾當自告既而趙亦得夢與元氏同黎明持金訪求其家則果生一女已覆在水盆中矣趙急救取以歸嗚呼以昔日之李庶為今日不舉之女則其墜也豈不又甚於楊素之墜乎安知非聲名藉盛時驕於輕薄之報乎

贊曰

中必形外 名以實實 盛德至善 英華日出 譽假甘陵 聲浮少息

巴豆瘡成 梳鞭價溢 案以春秋

誅心之筆

包貯險心

傳曰持地菩薩白佛言我念往昔普光如來出現於世我為比丘但凡要路津口田地險隘有不如法妨損車馬我皆平填或作橋梁或負沙土如是勤苦經無量佛出現於世至毗捨得佛現在世時國王延佛設齋我於爾時平地待佛毗舍摩頂謂我當平心地則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開

見身微塵與世界微塵等無差別微塵自性不相觸摩得證圓通號曰持地然則心地其可不平險可貯乎大抵小人行險以僥倖固非智慮所能防者昔侍中曹利用以勳舊自處雖太后亦嚴憚之凡內降恩澤利用多執不行所執既多其有三執而又降出不已者亦不得不行久而遂為小人所窺凡有求而三降不行者必以一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曰臣已告得侍中嫡婆或言告其親眷言已許矣利用

實不知也已而降出但以三執不獲行之由是太后大怒曹為之禍端起乎此陳貫為三司副使有一胥極猾潛通權倖者中之事率以咨之當聲喏時為使副者陽為伸欠如不敢當其禮狀貫聞而不平必將逐之胥知其意奉事彌謹歲餘舉無留事陳亦稍以善侍偶因燕客付錢委令辦集不知其心者包貯也明日其胥乃携十歲女孩鬻于東華門街曰陳省副某日請某客令我為之辦集宴席所需十未具一為

之奈何今賣此女須得若干錢方可辦也因結皇城司密邇者俾潛以聞朝廷信之幾欲便行黜降賴宰臣辨解乃已歲餘竟以此罷嗚呼二人設心不為險乎其險如此是可防乎

贊曰

險心萬仞 內生五兵 義府微笑 林甫柔情 對面莫測 禍福若驚

自詫智數 妙於神明 詎知造物

視於無形

挫人所長

傳曰羅仲信問龜山曰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心底道理龜山曰未問盡心先須理會心是何物夫心者明白洞達廣大靜一若理會得了然分明然後可言盡心理會未得心盡箇什麼大寂禪師曰人之心性譬如寒月當其寒時水結為冰及至暖時冰釋為水衆生迷時結性為心衆生悟時釋心為性亦復如是嗚呼此皆教人使知識心明性也挫人所長者能知此手

昔榜修有詩名多游京洛有題其詩於禁
中壁間者真宗一見大加賞嘆問為誰詩
左右以穆修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不
薦來晉公一言沮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此
一語上不復問晉公此心為明白洞達廣

大靜一乎為釋心為性乎此其所以死無
其地也張乖崖在蜀有錄事參軍以老病
廢事公責之曰胡不歸乎明日參軍即求
去且以詩別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
色不如歸興濃公驚謝曰此吾過也同僚

中有如是詩人而吾不知豈不為過因固
留慰薦之使於盡心知性之學釋心為性
之說無所悟入能如是乎此其所以了達
生死於未死之前已能前知月日密記於
遺像之上也古語云一念纔差霄壤有間

贊曰

人有片善 如觀瑞物 長養成就
勿使櫻拂 誰生伎心 乃底湮沒
揜彼良貴 增我忿怒 害己損人
禍深刺骨

護己所短

傳曰或問孫真人曰養性之說願得聞之
真人曰夫養性者養成自性也要在百行
周備雖絕藥餌可保延年苟獲德行不充
雖日餌金丹玉液亦自無益然則人於日

用短可護乎苟或護短則日用莫不皆短
可勝言哉惜其莫悟於短不護久而養成
自性不復有短即名全體善人去仙何遠
昔黃萬祐修道於黔南無人之境王建迎
至成都盡禮師事一日請問服食之法萬

祐曰吾非神仙亦非服食之士惟能虛心
養氣仁其行而勤其過耳既而懇歸不復
可致劉誼世為名閥少又登第不十年官
至二千石崇寧間嘗知漢陽每過暇日必
說服微行往來於大別山中日與田夫野

獮語凡郡政便否民間去苦無不詢訪事
有未便度其可革歸即革之竟遇異人遂
得度世若二公者其於短也是肯護乎復
有短乎此其所以養成自性終能得登仙
品請為更陳其次庶幾好護短者各知切

戒李及歷躋騰仕臨死之日乃召其子謂
曰吾平生無他過惟知杭州日偶市白集
一部此為恨耳蔡君謨嘗以小兵賤大書
特書以美其事黃宗旦知蘇州王質為通
判一日捉獲盜鑄錢者一百餘人送獄根

勘喜謂質曰此皆某以術陰鈎得之質傲
然曰事發無蹤公以術陰鈎而置之死地
尚為善乎宗旦不覺身去坐榻謝曰微君
之言吾幾失矣大抵前輩率多如此求之
今世豈無人耶欲為其人即其人也

贊曰

隱諱之疾 無藥對治 怙非迷復
終凶可期 衆善難入 萬惡所基
先聖有過 幸人之知 彼護短者
賢於仲尼

太上感應篇卷之十六